

XUZHIMO QUANJI
SHUXINJUAN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徐志摩全集·书信卷

徐志摩 著

顾永棣 编



徐志摩

徐志摩全集·书信卷

XUZHIMO QUANJI SHUXINJUAN

徐志摩 著

顾永棣 编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志摩全集:全6册/徐志摩著,顾永棣编.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1

ISBN 978 - 7 - 213 - 05883 - 7

I. ①徐… II. ①徐…②顾… III. ①徐志摩
(1896~1931)—全集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
合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6791 号

编者前言：徐志摩缺失的书信在哪里

在徐志摩留下的文字中，缺失最多的我认为是书信。本全集所搜集的书信远不是全数。

在徐志摩生活的年代（1896—1931），没有电脑没有手机，电话虽然有了，但并不普及，书信成了当时交往的主要手段。

书信不仅保留了写信人的墨迹，还记录了全方位的信息：人际交往，感情风浪，时代脉搏，社会的风云变幻，所以书信常作为第一手资料，为后人所重视。而缺失的书信同样隐藏着时代、社会及人际关系的情怀。所以对缺失的书信进行一番梳理，同样有其特殊意义。

在徐志摩所写的书信中，家书应是最大一宗。徐志摩15岁离开家乡父母，到35岁罹难，有整整二十年时间，平均每月一封家书，二十年积存起来也有两百多封家书，可惜现在只剩下鳞半爪，那么这大批家书到哪里去了呢？

家书一般都存放在收信人家里，那么我们不妨来查一查徐志摩家人所住过的三处住宅，有哪些变迁。

第一幢祖居在浙江海宁市硖石镇的保宁坊，前临海中宁巷后至沙泗浜，是一座四进的明朝建筑，为徐志摩的父母及伯父徐蓉初两家所共居。徐蓉初是海宁著名收藏家，一直重视对徐志摩家书的收藏。既然有这样一位收藏家在看护，徐志摩的这些家书本应不至丢失。

但新中国成立后这座四进深的古老大宅成了众姓所居。据一位杨姓朋友告诉我，他曾在徐志摩的书房里住过几年。他说：“书房有个阁楼，我曾爬上去看过，上面放的全是书、画和信札。那时我不知道它的价值，要是留下

来，我现在发大财了。”直到2001年旧城改造时，我与日本东京大学一位教授去看过这座大宅。里面到处是垃圾，一片狼藉，不久被夷为平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在海宁硖石镇干河街还有一座中西合璧的新宅，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时，其父亲徐申如所建。这座新宅徐志摩前后只住了三个月左右，但徐申如和张幼仪在此宅居住了十多年，直到日军侵占海宁，此宅被日军占领，作为办公地。日军知道此宅是大诗人徐志摩所居，所以只窃走了徐志摩两册日记（中日建交时已归还），其他东西竟没有挪动。新中国成立后此宅改为海宁中国人民银行，财经重地，威风八面，历次政治运动，“动”不了它。“文化大革命”时“打，砸，抢”的风暴也没有刮进去。

后来海宁中国人民银行迁出此宅归还徐家，为此徐志摩儿子徐积锴于1990年和1997年两次来海宁，将此住宅捐献给当地政府，拟筹建徐志摩纪念馆。在此期间我曾去过这座建筑，只见门窗破损，地板高低不平，五彩窗花也破碎不少，屋内已空无一物，我站在屋内惆怅了很久。

在上海华山路1220弄有12幢式样各异的楼房，那就是著名的范园。华山路以前叫海格路，范园所在地曾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德国侨民公园，后来被上海金融界合股买下，12幢楼房里住的也都是上海金融界头目人物。

张幼仪曾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董事，她住在范园A字650号，徐志摩的父亲住在范园B字650号，两楼相邻。张幼仪与徐志摩未离婚之前，徐志摩很少单独给张幼仪写信，大多只是在给父母的书信尾巴上附上三言两语。离婚后他俩往来的信件却多了，而且都是单独写给张幼仪的。这些信件应该留在A字650号内，在B字650号徐申如宅内同样应留有志摩家书。

但1944年徐申如病逝，1949年张幼仪移居香港，也落得个人去楼空。现在范园东南部沿华山路一带建起了上海儿童医院。据说张幼仪85岁高龄时曾叫儿子徐积锴到上海来查询过这两幢楼房。医院领导接见了他，说：“现在要归还原房已不可能了，但你们可以另外选购两幢房，所需钱由医院支付。”可以想象房子也要不回来了，房子内还有什么东西可寻觅呢。后徐积锴尊母命带回去一捧故乡泥土，告慰

母亲思乡之情。

徐志摩的大批家书，随着他们住宅的拆毁和变迁都化为乌有。按佛教语，人有生老病死，物有成住坏空，一切可以放下。但我们还达不到这种境界。如果我们用现实的历史的眼光细细审视一番，或许能悟出一番值得我们警醒的道理。

韩湘眉曾说徐志摩是人人的朋友。确实。徐志摩交际极广，国际国内，三教九流，文人雅士，名媛淑女，达官显富，乞丐粪夫，都可成为他的朋友。正因为他的感情网撒得很广，所以书信交往也必然很多，但多到什么程度，可能没有衡量的标准，但熟知他的郁达夫说：“大约志摩的信，以给适之、陈通伯、凌叔华、冰心、林徽因的为多，小曼更可以不必说。”这里除适之有十二封，凌叔华有六封之外，陈通伯仅一封未完信，致林徽因只是个片断，还是恩厚之在火车上夺过来而后公开的。冰心就不存片纸只字，这里或许有隐私不便公开，但反而给后人留下更多猜疑。能公开信件是要有胆识的。

就以目前公开信件最多的陆小曼来说，共存65封，接近书信的三分之一，表面看不算少了，但细细一盘查，这也远非信件的全数。

据徐志摩说，1925年他第二次出国旅游时在海外给小曼写了90余封书信。但现在保存下来的仅11封，只是九存其一。徐志摩不少书信，尤其是赴欧美时写回的信，生动地记叙了在海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这90余封信说成是赴欧美印度的唯一成绩。陆小曼有时将徐志摩的作品视若生命，但又常常漫不经心，书稿随意散失。包括徐志摩在她床头小桌子上写成的诗文，也会被她弄丢。

徐志摩还有一批写在淡蓝色洋纸上的英文书信，称为“blue letter”（蓝色书信）。徐志摩邮给陆小曼时还逐一编上号码。每封信都是厚厚的一大叠，大约有十余封之多。后来陆小曼将这些“蓝信”交给赵家璧，请他翻译后发表。赵家璧又将这些“蓝信”交给徐志摩的学生陆上之翻译。陆上之看后说：“这些满纸真情而英文又写得这样美的情书，我这枝笨笔如何敢动手翻译呢？”于是退回给赵家璧。结果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全部被抄走，从此不知去向！

我将徐志摩书信缺失情况公开出来，目的是给后人一种警示和思索！经过几十年来众人提供，挖掘，发表，总算还保存了一些。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就在收集徐志摩佚诗的同时也收集书信，并于1991年出版了《徐志摩书信日记精选》。原以为自己在书信收集和整理上下过一番功夫，待编辑本全集时，有幸获得虞坤林先生赠书《徐志摩书信全集》。虞先生的作品新增了一部分徐志摩书信，这是他潜心收集而得，十分可贵。征得他本人同意，新增书信参照了他的版本，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需要说明的是，本全集《书信卷》信函的日期一律采用公历，并保留原信民国或农历纪元时间落款。收信人排列按照简体姓氏笔画顺序，家属依亲属长幼排序。信件排序按照时间顺序，无法考证日期的信件，如没有年份的信件排列在此人整批信件的最后，没有月份的则排列在该年的最后。部分信函附有内容相关的往来信件。另，部分信件也同时被收录于本全集《散文卷》、《评论卷》。

顾永棣

2014年7月

目录

001 编者前言：徐志摩缺失的书信在哪里

001 与家人、族人书

003 致父母

012 致张幼仪

015 致伯父

019 致族人

020 致徐崇庆

020 致蒋复璁

附：蒋复璁致徐志摩

029 与陆小曼书

附：陆小曼致徐志摩

129 与友人书

131 与国内友人书

132 致万维超

133 致王统照

138 致卞之琳

140 致刘勉已

141 致刘海粟

附：刘海粟致徐志摩

157 致孙伏园

167 致汤尔和

167 致成仿吾

附：成仿吾致徐志摩

176 致邢云飞

177 致邵洵美

178 致陈中凡

178 致陈西滢

179 致渊泉

181 致陈衡哲

附：陈衡哲致徐志摩

185 致沈从文

附：沈从文致徐志摩

187 致李四光

附：李四光致徐志摩

190 致李祁

192 致李济

197 致李济并郝更生

198 致李济并庄××

199 致李惟建

199 致张友鸾

201 致张象鼎

附：张象鼎致徐志摩

209 致张惠衣

209 致张慰慈

213 致张嘉莹

214 致杨杏佛

215 致郁达夫

216 致林徽因

219 致周作人

附：周作人致徐志摩

227 致胡适

287 致赵家璧

288 致赵景深

290 致欧阳兰

附：欧阳兰致徐志摩

297 致钟天心

附：钟天心致徐志摩

300 致顾颉刚

附：顾颉刚致徐志摩

302 致徐悲鸿

附：徐悲鸿致徐志摩

312 致钱芥尘

313 致郭子雄

318 致郭有守

323 致凌叔华

334 致曹葆华

336 致梁实秋

342 致梁启超

343 致傅斯年

344 致章士钊

344 致舒新城

348 致瞿菊农

349 致南洋中学同学会

351 给新月的朋友

355 与外国友人书

356 致安德鲁

358 致罗素

363 致泰戈尔

附：泰戈尔致徐志摩

370 致恩厚之

附：恩厚之致徐志摩

400 致傅来义

406 致魏雷

与家人、族人书

致父
母

父：徐申如（1872—1944），硖石富商，任硖石商会会长。母：钱慕英（1875—1931）。

1931年，徐志摩搭机罹难，其父挽联：“考史诗所载，沈湘捉月，文人横死，各有伤心，尔本超然，岂期邂逅罡风，亦遭惨劫；自襁褓以来，求学从师，夫妇保持，最怜独子，母今逝矣，忍使凄凉老父，重赋招魂。”

1920年9月^①

……九月廿四日离美，七日后到巴黎小住，即去伦敦上学。……

1920年11月26日^②

父母亲大人膝下：

儿自离纽约以来，过二月矣！除与家中通电一次外，未尝得一纸消息，儿不见大人亲笔恐有年矣。儿海外留学，只影孤身，孺慕之私，不俟罄述，大人爱儿岂不思有以慰儿邪？上次崇庆弟^③来书，言已作一长书万余言，其中母亲属笔者甚多，不久即寄，儿闻信喜欣可知，然时阅四月，信犹未来，以近世交通之便，以家人爱情之切，而音信难通如此，亦可异也。从前粉娘^④尚不时有短笺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粉娘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张奚若言犹在耳，以彼血性，奈何以风波生怯。说^⑤冬渡重洋，又极安便

① 摘自陈从周所编《徐志摩年谱》，1920年9月24日徐志摩离开美国，前往英国伦敦深造。从信中的内容可考，此信作于同年9月。

② 此信摘自1948年10月25日《子曰从刊》陈从周所辑《徐志摩家书之发见》一文，从信中内容可考此信与上信作于同一年。

③ 徐崇庆：徐志摩堂弟。

④ 粉娘：张幼仪，谱名嘉粉。

⑤ 疑为：“况”。

哉。如此信到家时，犹未有解决，望大人更以儿意小助奚若，儿切盼其来，非徒为儿媳计也。国内刀兵灾疠，闻之伤心。吾浙亦闻有水患，不知今何如矣。欢儿乐否，转瞬三足岁矣！（以后吾家小儿计年，务按阳历算实年，譬如人间欢几岁，答以两岁半〔现在十一月〕，旧办法实在不通，改良为是。）儿他日归，欢儿不识父矣！即乃父亦不^①阿儿何若，虽见照片，不足凭也，最好盼翁媳能将欢儿一日自朝至暮行为说话，一起记下，寄我读之则可知儿性气智慧之梗概矣！外祖父今在吾家否？乐否？儿良欲慰老人而无如何，儿不久即寄一相片与老人以慰之，望为儿言愿大人安乐。祖母大人不尝望儿归乎？今知儿又不归，得毋不乐？然幸大人为儿慰祖母曰儿既跋涉海外，必不可功弃一簣。如学不成器，儿亦无颜见家长父老，儿爱祖母非言语可宣；儿愿与老人共品清茶，儿愿坐老人怀听讲长毛^②故事，儿愿讲外国笑话逗老人大笑，老人必喜听外国鬼子家庭社会情状，种种天伦乐事，将来儿归日当痛一畅叙，大人当知儿知识许有长进，儿烂漫天真依然无改，此亦儿独具之德，而大人所当欣宠者也。儿近日亦想念蒋姑丈^③，儿看外国社会事物多，愈觉如蒋姑丈之蔼然君子为难能可贵，儿甚愿以年来管见所及，与姑丈共商榷之。儿迁居事，恐已于上信中述及，总之儿现居宽静自由，儿甚喜之。更有一事为大人所乐闻者，即儿自到伦敦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深，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儿过一年始觉一年之过法不妥，以前初到美国，回首从前教育如腐朽，到纽约后，回首第一年如虚度，今夏悔去年之未算用，大概下半年又是一种进步之表现，要可喜也^④。伦敦天气也不十分坏；就是物质方面不及美国远甚，如儿住处尚是煤气灯而非电灯，更无热水管，烧煤而已，然儿安之。专此。

愿大人万福金安！

儿又申谨禀

十一月廿六日

无论儿媳^⑤或托人务请带些磁绣书画出来盼甚。

① 疑应有：“知”。

② 指太平天国的军队。

③ 蒋姑丈：蒋谨旃（钦颈），富藏书，博学。徐志摩在沪杭学习期间，假期返硖，常同学于姑丈。

④ 应是：“实可喜也”。

⑤ 应是：“儿媳”。

1922年10月28日^①

……八月廿四日由欧抵沪，随祖母往普陀烧香，今晚（重阳日）又因学事与父亲同去南京。……

1926年7月8日^②

……刘子庚当初作墓志铭^③。据云大半根据觐圭^④与不厂^⑤口述，则其谬误更足奇怪，岂有九叔之亲而不知四房尚有两个年轻侄儿之理，赴^⑥文上果如何写法，想总不至遗漏，刘文云：“年三十初丧事^⑦，义不再娶，居九年以父命结婚，非君志盖始终一伦纪中人也，终以所处不纯，寝以不起。”岂非昏愦荒谬，第一续弦时，父已不在，何来父命。第二续妻何以遂非伦纪中人。末二句更该打，万一姑丈是续妻后不久即死，那看文气岂非妻有嫌疑，但事实是相处至十多年，子女到六个之多。又文中述后裔：“子燕诒叶出，虢修兰徵女四幼徐出，孙祖同敦复，燕诒出。”遗漏亦奇，又其附案云……“行谊略则不称心，余所知不厂所告，日记所书，哀启所述，有不能不言，而又不便明言者，此亦韩退之为柳子厚作志非受谀墓之金者可比，必如天斗恰如分量，斯亦郭有道碑之无愧色焉，凡九阅月，十易稿。自以为可矣，再三观之尚有繁简失当处，反复数日删改，约百馀字，此十一易稿也。噫！我安得举世尽易而为白话文，一返原人时代而后快哉！”真甚什么话，如此古文难怪古文之必遭灭绝，末后一类突如其来，尤不知所之^⑧，此岂“天斗之恰为分量”耶？可笑

^① 据陈从周所辑《徐志摩年谱》可考徐志摩于1922年留学归国，又此年重阳日当在10月28日，故信作于此时。

^② 此信录自陈从周所辑《徐志摩年谱》1926年7月8日条文中。

^③ 此墓志铭为徐志摩姑夫蒋钦项所作。钦项，字谨旃，1926年3月14日去世。

^④ 觚圭：蒋锡韩，字觐圭，谨旃弟。

^⑤ 不厂：单不厂（1878—1930），名丕，号伯宽，觐圭妻舅。

^⑥ 疑为：“讣”。

^⑦ 指：丧妻。

^⑧ 应是：“不知所云”。